

<<沉默的年代>>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沉默的年代>>

13位ISBN编号：9787508722382

10位ISBN编号：7508722388

出版时间：2008-09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出版社

作者：冯积岐

页数：2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沉默的年代>>

内容概要

《沉默的年代》以主人公周雨言生活中的几次重大的爱情事件为主线，能过其苦难生存境遇中的心理现实，揭示了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人们所经历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塑造了一批感人至深、凄美风流的女性形象。

作品不仅写性，而且以性的扭曲来揭露“沉默年代”里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灵魂与尊严的践踏。

<<沉默的年代>>

作者简介

冯积岐，1953年生于陕西省岐山县农村，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小说三十篇》、《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长篇小说《袒露的部分》、《沉默的季节》、《村子》等；散文集《将人生诉说给自己听》、《人的证明》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沉默的年代>>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走出轧花机房，周雨言站在薄如白纸般的电灯光影里很自如地连咳了几声，棉花的气味尘土的气味和轧花机那压迫人的味道并没有从胸腔里咳出来。

秋夜很宽畅的气息仿佛人身上的汗水从大地的毛孔中向外散逸，机房外面的夜毕竟轻松多了。

轧花机破败的响声依然在啮咬着他。

白的人白的手扶拖拉机白的夜晚，满眼里全是冷冷清清的白色。

透过衰弱的电灯光，周雨言看见在手扶拖拉机跟前装车的几个人的动作极其涩滞；他没有放弃再咳一次的机会。

刚刚收住毫无效果的干咳，棉花一样的声音就浮游而来了：“周雨言，快来装车！”

他走出了长方形的电灯光走到了轧花机房的后面。

周雨言解开裤带掏出来还没有尿出去就打了个冷战，尿水卡在了半路上。

他是无意间看见暗影里女人几乎全裸的背影的，干涩的双眼一经秋夜的洗濯犹如他的意识一样清晰无比，女人的脊背、屁股和大腿毫不迟疑地摄进了他的脑海：她的裤子褪在脚踝上，左手大概提着上身的衣服，从晃动着右臂判断，她的右手在小腹下的两腿间拂擦；周雨言还不可能想到女人正在揩擦沾在阴部的棉絮之类的脏东西。

由于女人的前身微微弯曲着，她那丰肥的屁股就特别晃眼。

周雨言被尿憋得厉害，他的右手紧紧地攥着他的那个东西；他明显地感觉到有几滴尿水突破了手的合围已挤出来了。

面对生动逼真的女人的裸体周雨言提心吊胆。

就在女人正欲回过头来还未回过头去的那一刻周雨言幽灵一般蹑手蹑脚地逃出了风景，站在黑暗处，他战栗着续续断断地撒了一泡困难的尿水。

当他感觉到他看见的是宁巧仙的裸体之后就悸动不已，女人的名字棍棒一般击醒了蜷缩在他心中的恐惧，他迈动着迟钝的双腿向手扶拖拉机跟前走去，几滴还没有尿完的尿水趁势涌出来，大腿内侧有一点冰凉。

女人的名字斑点一般顽强地沾在他的心中：宁巧仙宁巧仙宁巧仙。

宁巧仙说：“雨言，我来拉你一把。”

宁巧仙的声音犹如一片凉飕飕的树叶从手扶拖拉机的车顶上飘落而下；周雨言低下了头，尖细的声音铁铲一般搅动了他的尚未平定下来的对宁巧仙裸体的不安。

他抓住刹车的绳子向车顶上爬去，饥饿和疲劳捆住了他的手脚，他的力气棉花一般苍白、轻飘。

他不甘心从车上溜下去就用右脚去蹬车帮，脚底下没有蹬稳当，他无能为力地从车上溜下来了。

站在车旁，他恍然看见宁巧仙那条满怀希望的手臂在摇动着，召唤着。

此刻，这条手臂对他无力以助，只能唤醒他对一个女人的裸体的记忆和心中的惊惧。

他避开宁巧仙的手臂顺着车尾一直向上看去，车上的棉花包子仿佛黑色的石崖戳在他的眼前头。

看着那道石崖，周雨言失望了。

我说雨人哥，咱们从石崖上怎么上去？

冷峻的石崖刀戳一般横在我和我的哥哥周雨人面前。

西北风从石崖上滚下来，山沟里回荡着冰碴一般的声响。

哥说，东边有一道坡，咱们绕过去。

在缺少情意的冬天里，我就和哥一同去雍山捡拾牛粪烧炕取暖。

我们绕过了恶人一样的石崖，从东边的草坡上爬到了山顶；山顶上的风坚硬如铁，我们一上去，风就冷酷地将我们向石崖的边缘上推，风的意图我们看得很清：它妄图将我们推进深渊摔得粉身碎骨。

我和哥顶着冷风猫着腰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着，我们用年少的力气抵抗着石崖的边缘对我们的逼迫，我们不想去死，我们要活下去。

坡地里的牛粪冻得如同训斥过我们的某些人的面孔一样，毫不客气地说，就是夏全华或者夏双太的那张脸。

我们用手扳用脚踢，我们双手掬着牛粪就像掬着金子一样将它们一块一块地装进背篓里。

<<沉默的年代>>

装着牛粪的背篓压在我的脊背上，我弯下了腰，眼睛所能及的范围只是脚下滚动着石子的凹凸不平的山路。

哥用很亲切的喘气声在我的后面给我壮胆，我的胆量犹如撑不开的伞，我看一眼吊挂在路旁的深沟就头晕目眩，就要大口大口地喘气。

夏有福大概听见我的喘气声很生动就停下了犁对我说，你把沾在犁上的土蹬掉就不沉了。他走过来给我做了个样子，他伸出那只大脚左一蹬，右一蹬，山犁上的草根和泥巴被他蹬掉了，光滑如镜的犁耳子体面地裸露了出来。

夏有福将犁把给我。

我看了他一眼，他那乱糟糟的胡子在暮春的午后显得极其善良极其柔和。

夏有福说，雨言，你今年十几了？

我说十六岁。

夏有福说，你爹十六岁的时候没做过这么苦的活儿，你爷爷十六岁的时候恐怕还没进过雍山，轮到了你……夏有福用对牛的呵斥替代了要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

其实，夏有福不说我心里也是明白的：轮到我就要当狗崽子，轮到我就要将祖父和父亲没有干过的苦活儿全干完。

你是赎罪的，赎罪的一代。

这个合乎时尚的想法如芦根一般十分可怕地扎根于一个少年的心田，使他在好长时间内难以从心理的冤狱中挣脱。

赎罪的一代就要承受难以承受的劳动。

老师说，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生活。

老师是站在课堂上很严肃地给他的学生这么说的。

我对老师说，劳动是一根残忍的杠子，劳动在压榨着我瘦弱不堪的肉体，吞噬着我稚嫩的心智。

我憎恶劳动对我的无情的惩罚。

我站在险恶的山路上，手里提着八磅锤给留在记忆里的老师遥远地说。

这是一条新开的山路，每天，我要用八磅锤打五个炮眼，一个炮眼要打上千锤才能完成，也就是说，一天之内我要将八磅锤抡五千多次。

我还不到十七岁，却要承受一天四万多磅的压榨！

祖母捉住我裂满虎口的手问我疼不疼？

我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说。

祖母撩起衣襟将我的受伤的手按在了她的胸脯上，祖母流泪了。

祖母说，看你瘦成啥样子了，还说手不疼？

我搂住祖母放声哭了。

我不再掩饰自己。

我曾经在祖母面前掩饰过，祖母接过去我那黏湿湿的粗布短裤看了几眼之后似乎明白了几分，她问我是不是经常流？

我嗫嚅着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

祖母说，雨言，你给婆说实话，经常流就把你流干了。

我看着祖母那双完全可以信赖的饱含着怜悯之情的眼睛说，一干重活儿就流。

祖母说，你太嫩了，这么没完没了地流，你会得大病的。

我用我的遗精证实了农村人所说的把熊挣干了那句话的经验性和准确性，我的几乎夜夜遗精是和沉重的体力劳动的压榨分不开的。

我倒不怕得大病，我最怕的是梦遗之后抹不掉的那些清晰如画的记忆：我爬上了女人柔软的肚皮笨拙地进入了她的身体，随着一种缥缥缈缈的快活，锥刺般的疼痛刺激着我，我搂抱着女人不错眼地看着她，朦朦胧胧的面孔如沉淀了的水开始清明，零零碎碎的五官已经摆布得很匀称，这是我曾经搂抱过的一个远房姑姑的脸。

我所进入的肉体原来是姑姑的！

我觉得，我走上了无法挽回的卑鄙的道路，我憎恨自己，更害怕姑姑，害怕她看穿了我的丑恶和卑劣

<<沉默的年代>>

，我老是躲避着我的远房姑姑。

我终于没有逃脱姑姑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的追逐。

我鼓起勇气抬头看了她一眼，记忆中的姑姑和眼前的姑姑对不上号，特别是那双眼睛相差甚远，姑姑的眼睛远远没有我身底下那个女人的眼睛那么富有人情那么热情坦诚。

我的罪恶感在姑姑的眼睛里一节一节地缩短了，我有了些释然，为没有进入姑姑的肉体而释然。

可是，我必须弄清，在睡梦里，我那坚挺的玩意儿究竟进入了哪个女人的下体，我的愿望是，那个女人是我十分陌生的是和我没有任何伦理关系的，哪怕是表妹也要排斥，这样，就可以减轻我的罪恶感。

因此，当我爬上女人身体的时候，不再关注我流了多少，不再关注是否将我流干。

我关注的是我身底下的女人本该在哪里注册。

梦幻中，我端详着那张脸，特别是最能体现女人特征的那双眼睛。

我看得很清！

眼睛是祖母的那双丹凤眼，脸庞是祖母的瓜子脸。

我没有害怕没有放弃，我反而紧紧地搂住了祖母白玫白玫地叫着她的名字，我由着自己尽情地去快活由着自己尽情地去流淌……我从睡梦的苦海里浮出了水面。

我大汗淋漓。

祖母一如既往地搂着我，我出生后的第三天就睡进了祖母的怀里一直到十九岁，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还和祖母共睡一条土炕。

与此同时，祖母醒了，她点着了煤油灯。

她用一条毛巾要给我揩擦身上的汗渍，我断然拒绝了。

从那天晚上起，我不再叫祖母搂我了，我睡在了炕的另一头。

在被窝里，我胆战心寒。

惊愕、困惑、羞耻，以及对自己的痛恨共同折磨着我。

我不能欺哄祖母，欺哄祖母会使我身上长满罪恶的瘤。

祖母是我最亲的亲人，祖母才是我真正的情人——她将和我后来的情人在精神上会合。

我不再嘤嚅，我从第一次的梦遗说起，说到了睡梦中的女人。

祖母听罢，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雨言，这是一种病，你病了。

我像儿时一样跟在祖母身后和她一同走进了县医院。

倘若说，药物能根治了我的梦遗，却根治不了梦遗之后残留在我心中的感触，那些感触在岁月的土壤里只能越长越粗壮越茂盛。

我的全部感触已被压缩成一条细线，细线上拴着虎视眈眈的饥饿。

按住犁把的手臂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我连向前迈动一步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将犁插在地里；我趴在舒适可人的犁沟之中再也不能动弹了。

夏有福看了一眼我那四肢不收的模样说歇一会儿再犁。

我将双手插进犁过的山地里抓住温馨的土块半边脸贴在土地上长长地呼吸着，长长地。

宽厚的土地被我吸进了肺腑，我仿佛听见土地在我的血管里静静地流淌，饥肠得到了暂时的滋润。

夏有福说，雨言，你下山还没十天，六指咋又把你派上来了？

我说我这一次是顶替我哥的，我哥病犯了。夏有福莫名其妙地笑了，他说，你们周家没有出过疯子，你哥不是疯病；给他讨个媳妇，啥病也不会有。

男人没女人不行。

夏有福概括了哥的病因。

哥说，雨言，你没有我不行。

我们从黑水潭的边缘上绕上去之后哥对我说。

黑水潭深不见底，一失脚掉下去就没命了。

哥先将他的背篓背过去，然后再背我的背篓，然后搀扶着我走过了那段艰险的路。

回到家中时，我的粗布棉袄已被汗水浸透了。

我毕竟只有七岁。

<<沉默的年代>>

祖母走过来扶下了我的背篓。

祖母搂住了我，我的汗湿的棉袄紧紧地贴在她的胸脯上。

我记不清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祖母的小腹、大腿以及胸脯上的光滑和柔软是在什么时候，肯定是在七岁以前，这一点很明确，我想不是五岁就是六岁。

我的头颅枕在祖母的臂弯里，她用一双大腿夹住我也许是为防止我的蹬动，也许不是。

当羽毛一般柔软的感觉从她的大腿根第一次传递给我的时候，我的童年的深夜清晰无比深奥无比。

我常常为我那么早就感觉到人的身体上的某个器官吃惊和羞愧。

祖母这么一搂我，我就想哭。

可我哭不出来，我的委屈在祖母的怀里消融了。

我上了炕，祖母将我那双冻得麻木的脚捂在了她的怀里；我的一只脚踏在她的肚皮上，一只脚踏住她的胸脯。

我的脚苏醒之后再也不敢动弹也不能动弹了。

祖母说，雨言这么小就叫娃进山背牛粪，这是你出的主意吧，改香？

祖母用平和的语气责问娘。

娘说不是。

不是你就是志伟了，祖母又问爹。

爹笑了，爹用含混不清的笑回答祖母。

宁巧仙坐在石崖一般的棉花包子上哧哧地笑了两声。

宁巧仙毫不收束的笑声使周雨言难过而愤恨。

她肯定是在笑我没有能力爬上车，我不是无能而是无力，是无力不是无能。

周雨言觉得他没有任何必要去给宁巧仙解释，他匡正自己证实自己的最好的办法是爬上去。

他再一次抓住了刹车的绳索，他换上去的一只手臂呼救似的在空中乱舞时被宁巧仙坚定不移地捏住了手腕，宁巧仙用力一拉，他上了车，他没有想到，几次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会轻而易举地攀上高高的车顶。

刚上了车，周雨言还没有从僵硬中解救出来也不想解救。

他无意用僵硬去对抗宁巧仙的柔和，而宁巧仙无意间却用她的柔和抗衡着他的僵硬，这是他侧目从宁巧仙的表情上捕捉到的。

他似有戒备地转过头去让目光落在很宽泛的空间，宁巧仙的双眼一直跟随着他，他有些紧张地和她的双目一碰，他发现了她面部的柔和像脂粉一样涂得很均匀，一丝微笑从眉宇间蔓延下来在整个面部扩展。

周雨言想：她大概在笑我的懦弱和无力。

他对她悠然的笑充满了敌意。

他唯...的办法是去面对夜晚：静谧的田野。

潮湿的空气。

疲惫不堪的拖拉机。

昏昏欲睡的杨树。

空旷远久的天空。

不行，他的努力徒劳无益，她被宁巧仙的气息包围了，这是一个成熟了的女人的气息，这是敢于围剿敢于进攻、膨胀得很厉害的女人的气息。

周雨言虽然嗅不出那气息中含有多少欲望的成分，他分明感觉到了气息的强烈和奔放。

这气息只能挑逗他对一个叫做宁巧仙的女人的害怕，他的局促不安显而易见，他龟缩在棉花包子中看着迷茫的天穹，天上的星星繁乱不堪，雪花似的飘动着。

教室里的煤油灯像星星一般闪烁不定。

我断然吹灭了搁在课桌上方的那盏煤油灯。

缺少电缺少粮食缺少生产和生活用品惟独不缺少斗争，学生们史无前例地站在老师经常站的地方，整治老师是初中学生革命的主要内容。

我只能悲伤地看着红旗漫卷袖章翻动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口号声使我激动不已。

<<沉默的年代>>

开初，我的热血还偷偷地翻腾过一阵子，之后，就偷偷地平静下来了。

因为我是狗崽子。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子打地洞。

这个响亮的口号紧逼着我，使我无地自容。

即使我是老鼠的儿子也不会打地洞。

我正看着这个口号发愣，一个同学尖声喊叫着老师的名字。

我抬眼去看，牛老师站在一条板凳上，板凳被高高地搁在课桌之上，牛老师微微抖动的双腿修长而漂亮。

牛老师问我读过哪些书？

我将我读过的书名——说出来，我强调说那些书我是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

牛老师问我从哪里弄来那么多书籍。

我说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文化人，祖母是很早以前的大学生，我们家里是有好多藏书的。

牛老师就说我的生存环境好，我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牛老师说那是两回事。

牛老师说童年和少年是人生的根，关键看你扎在何种土壤里，我相信属于你的土壤是肥沃的，听说你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做“文学家”的绰号。

牛老师笑了笑，他大概觉得这样问学生有点不贴切就用手势打断了我正在回答的话，我还是坚持说我没有想过什么家，我只是想以后能像祖母一样读师范就不错了。

牛老师说，人要有志气的，立志做个文学家何尝不可？

我被少年人的难为情和激动控制住了，我从内心里感谢刚进校门不久就结识的这位语文老师。

我叫了一声牛老师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又有人在高声喊叫牛老师的名字。

牛生浩！

你说你和杨金铃××来没有？

如此粗鄙的话竟然出自三年级的一个大龄学生之口，我十分震惊：这句粗俗的话是村巷中那些缺少廉耻的妇女们对骂时常常使用的语言，而年轻的学生在使用这种语言时的坦然自如使我大为吃惊。我低下了头，浑身在起鸡皮疙瘩，我为同学毫不羞耻的问话而羞耻着，我为同学轻而易举地超越羞耻而难过。

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在加快，我仿佛看见了我脸上最能代表羞耻的那层真诚可信的红晕。

牛老师说他没有。

牛老师说他怎么能和自己的女学生干那事。

<<沉默的年代>>

编辑推荐

《沉默的年代》是陕军实力派作家冯积岐的首部长篇，一部成功塑造现代凄美风流的女性形象的力作。

<<沉默的年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